

方言撷趣

黄县地名中的“塿”

王东超

地名中常有一些方言字,较为生僻,方言区之外极少有人使用,甚至字书上都查不到。烟威地区比较常见的“塿”便是其中一例。

“塿”,《说文》《康熙字典》中无此字,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将其收录,所引释例均来自地方志书。一指丘陵、小山岗。民国《牟平县志·方言》:“塿,丘陵曰塿,亦曰塿。塿,塿俱音讲。塿,土字。”民国《莱阳县志·方言》:“塿,读如讲,陵名,亦为村名,当为冈之讹转。”“冈”读作 gāng,泛指山岭或小山,如景阳冈、黄泥冈。“岗”读作 gǎng,指像山一样高起的土石坡儿,如黄花岗、黄土岗儿。“岗地”指丘陵上的旱田。“岗尖”指满得带尖儿,比如:他手里端着岗尖一碗米饭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“山冈”“山岗”都指不高的山。从读音看,“塿”更似“岗”的地方俗写。

黄县地名及村名中用到“塿”的地方也很多。康熙《黄县志·卷一·山水》:“马岭,东南十五里,俗名马岭塿。”马岭塿后讹为“马蔺塿”。《龙口市村庄志》“兰高镇”条:“兰高镇南部位于玉皇顶东坡的小庙布满黑松林;太平庄东南的马蔺塿历史上颇有盛名;四平村南的龟塿四季常青;唐家埠村西的东风塿今

已整成层层梯田;孙家村东的小莱山塿林果繁茂。”“羊岚镇”条:“西北部为塿地,俗称‘羊岚塿’。”下丁家镇“西塿村”条:“相传清代同治年间,韩姓由本市麻家迁来建村,因当时有一户芦姓(来历已无处可查)在此落户,且把村安在一土塿下,故以姓氏和地形取名为芦塿。解放后,因该村位于上观庙小楼西,改名为楼西塿,人习惯称西塿。”黄山馆镇“塿下刘家村”条:“相传,塿下刘家村是明朝景泰年间,刘氏由山西小云南迁此建村,万历年间欧氏由四川迁来定居,后欧姓绝后。村南有土丘,以地形和姓氏取名,称塿下刘家村。”文基镇(现归入兰高镇)“塿下高家村”条:“因高姓建村及坐落于马蔺塿下而得名。”东江街道马胡同村(原为马家胡同村,黄县话发音存在合音现象,马家胡同省音读成“马儿胡同”,新中国成立后,村里会计不明白其中道理,报账、刻公章写作“马胡同”,后被上级认可,称为“马胡同村”)“西隔凤凰山塿与东莱街道东埠村为邻”。

“塿”在《汉语大字典》中记载读音为 jiǎng,义项为“方言,丘陵”,音义与“塿”同,但“塿”在黄县旧志中并无使用,用的都是“塿”字。因“塿”字打不出

来,有时会误用“堪”字。《广雅·释地》:“耩,耕也。”王念孙疏证:“耕与耩一声之转,今北方犹谓耕而下种曰耩。”故“耩”用于地名只是同音替代。

至于村庄内部称丘陵地形为“塿”的情况更多,如把村东的高地称为“东塿”,形如帽子的称为“帽儿塿”。我们老家村子就有一块上平的高地被称为“台儿塿”。黄县有句熟语叫“山塿薄地”,“山”指山地,“塿”指丘陵,指的是山地丘陵的瘠薄土地。“塿地”指丘陵地,与“泊地”相对。

“塿”用于地名、村名多见于烟台、威海,可见这是一个胶辽官话烟威方言区的地名用字,体现了胶东地名用字的地域性。因为“塿”字用很多汉字输入法打不出来,有些地名改作了“堪”,如朱堪、堪后、庙儿堪、老树堪等;有些改作了“讲”,如不落讲、烟墩讲、大讲、小讲;也有的改作了“耩”,如垒子北耩、城子耩、青石耩;还有的错误写作“坵”,如坵下高家、西坵、坵下刘家等。用字的混乱给地名的使用与管理造成很大的不便,也与当初起名时的用意不符。笔者认为,作为比较有地方特色的地名用字,应争取把“塿”调整为规范字,将地名统一规范起来。

往事如昨

房子的变迁

王进利

有一间小屋,一张小桌,在安静独立的空间里看书学习,是我儿时一个甜甜的梦。这个梦做了几十年,很长很长,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才终于变成了现实。如今,我退休了,一杯茶、一本书,是我最惬意的时光。掩书品茗,时常还会回忆起曾经的那些难忘的岁月和那个土坯房油灯下的少年。

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我,因为乡下低矮的土坯房住不下我们兄妹七人,只好跟随伯父住到他的土坯房里。年少的我,却偏偏执着地做着安安静静读书的梦,显然,在那个蜗居的土坯房里,得一安静之隅读书实在是一个奢望。

夏天雨水多,土坯房潮湿欲塌;冬天风雪大,土坯房昏暗阴冷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我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面对依旧低矮的土坯房和日渐长大的子女,父亲决定翻新老房。1976年,老房翻新了,说是翻新,其实就是面积大了点,安上了门窗框,材料依旧是泥土,但这在当时也算是“豪宅”了。这“豪宅”仍然只有吃饭、睡觉这些最基本的功能。

1981年我结婚了,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独立空间,虽然只是一栋三十多平方米的泥婚房,摆设也很简单,但是日子却充实、幸福。随着孩子的出生,我环顾被各种物件塞得满满的居室,恍惚看到孩子和我年少时一样在低矮的泥屋里读书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舒适的空间。

1986年,经过一番努力,我亲手建起一栋六十四平方米的砖瓦房。装修时,隔出了独立的客厅、厨房、卧室,这在当时是很前卫的格局,也让女儿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。

后来,日子渐渐宽裕,彩电、冰箱、音响等电器走进了生活,房子很快因为这些东西显

得拥挤、狭窄,隔音也难如人意。为了不打扰女儿学习,电视机大部分时间都在闲置着,一部电视剧,老婆常常是看一段落一段。直到有一天,女儿咬着我的耳朵说:“爸爸,咱家啥时能住上楼房啊?”女儿的话燃起了我住楼房的渴望。

不久,我在工作之余承包了一些土地,几年之后,就有了一定的积蓄。恰逢房改制度完善,1996年,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,面积有135平方米。

搬家那天,全家人兴奋得几乎一夜未合眼。妻子坐在崭新的沙发里看电视,舒心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;活泼的女儿在她的房间里一会儿看看衣柜,一会儿照照镜子,一会儿在床上打个滚;而我,则踱进书房,百感交集,恍若看到那个蜷缩在土坯房角落里读书的少年,一路走着,渐渐走进了一片光明里。

转眼又是二十年过去了,我家的居住条件又有了质的飞跃。2016年,从家乡龙口来到女儿的工作地烟台,随女儿住进了400多平方米的三层复式洋房。不仅有高雅的客厅、清静的卧室、堂皇的餐厅、靓丽的风景阳台,更令我骄傲的是,女儿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大书房。回到家里,书房成为我们父女俩共同的天地,我俩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,回味昨天,品味今天,畅想明天……

从土坯房到砖瓦房,到楼房,再到高层复式新居,这一步的变迁,折射着社会的发展,时代的变迁。清晨坐在风景台上,沐浴着温暖的阳光,眺望着风景秀美的木兰溪,兴奋、快乐、幸福充满了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。如今我虽然已进入花甲之年,但美好的生活依然在召唤着我,感谢这个让我们幸福的时代。

輿地广记

“烟台”和“烟台山”,孰先孰后?

张广育

清朝康熙版和乾隆版《福山县志》所说的“烟台”,均指奇山所北山(现在的烟台山)上的墩台,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。后来烟台地名即由此引申而来。其过程简述如下:

之罘海湾的航海贸易从乾隆晚期开始活跃起来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),英国马嘎尔尼船队曾停泊此海湾,得知此地名为“Kee San So”(奇山所)。当时此处海滨还没有明显可辨的市街。到嘉庆十五年(1810),以天后宫扩建而成的“大庙”为标志,西南河口以东已形成了小型商业市集雏形,包括草市、菜市、鱼市等。中国古代称四通之道为“街”。附近非常明显的地标就是海边的“烟台”(墩台),可以很方便地用来为新街命名,于是就众口一词,约定俗成地把它叫成“烟台街”,或顺理成章地简化为“烟台”。

民间名称先形成,然后官方文件加以确认,这是地名确立的一般规则。《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》道光二十九年(1849)四月记载:“上年有盗匪在石岛、烟台岛屿盘踞。”(此处所谓“烟台岛屿”可能是指崆峒群岛。)这表明,早在道光年间,烟台地名已被官方正式引用,亦即事实上的确认。

再说烟台山:因它体量太小,明清两代《福山县志》都没有记载。只有民国版《福山县志稿》“海洋山”条目中有如下文字:“其迤北入海处一小山,今呼为烟台山。”

古籍中明确提到“烟台山”,最早见于郭嵩焘咸丰九年(1859)九月日记:“烟台山自东,北行,斜折入海。而芝罘岛由大河口折而东,与烟台山环抱如城,海船收泊避风最便。”而到了第二年,1860年6月,法国侵略者在烟台临时驻扎,他

们仍然不知道这座海边小山的确切名字,他们叫它“烟台东北角芝罘半岛(Presque ile de chefoe)”。(见帕吕《远征中国纪行》1863)这表明烟台山之名当时并未通行。

由此可见,先有了烟台地名,然后才有烟台山的山名。

这二者构筑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:小山上的墩台被文人学士雅化为“烟台”,这一美名被当地民众借用为新市镇的地名,然后美名又回归于小山自身。

明初奇山所由奇山得名,山名引申为地名;清末烟台山由烟台得名,地名反过来引申为山名。这又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。

作者注:本文所用清代档案资料由威海李风海老师提供,法语译文由王国清老师提供,特表感谢。